

我與大公報

常婷婷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加入《大公報》的，一開始擔任校對員，後來又在要聞課及經濟課任職，直至一九八九年退休。回首那將近四十年的時光，最令我難忘的便是同事們互相關心愛護，親如一家，這份細水長流的情誼與感動，使我把報館視為自己的家。

加入《大公報》時我只有十九歲，是年紀最小的員工，同事們的關照使我很快就融入了這個大家庭。作為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大公報》在報道方面有諸多特色及要求，如副標題必須由八個字組成，且需同時包含主語、賓語及動詞三個元素。為了提升我們的業務能力，報館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培訓，其中要聞課主任趙澤隆親自教我們起標題時如何抓住重點；編輯陳凡則教授我們寫作知識、如何收集採訪資料等。此外，還有社會發展史等方面的課程。副總編李宗瀛也親自上課教授英文。

在前輩們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我的新聞素養不斷提升，在面對重大事件時亦能迅速做出判斷並與同事相互配合，務求將最重要的訊息呈現給讀者。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負責收聽外國電台新聞的何巧生大姐忽然從廣播中聽到了美國前總統肯尼迪遇刺的消息，當時要聞課同事已經全部下班，僅剩何大姐、趙澤隆與我三人，印刷部門也已開始印刷當天發行的報紙。趙澤隆當機立斷，打電話要求印刷部門停機，我和何大姐也隨即開始聽廣播，在昏暗的燈光下奮筆疾書，記錄與翻譯外國媒體對相關事件的報道。走出報館時，天空已有些蒙蒙亮，但我們都不覺得疲憊。那天上午發行的報紙中，全香港只有《大公報》報道了這一事件。每當想起那天的經歷，作為媒體人的自豪感便會從心底油然而生，而這也正是《大公報》人的責任與使命。

報館的工作緊張而忙碌，但生活十分充實。那時每晚十一點都有宵夜，凌晨工後大家又會一起去銅鑼灣的酒樓和大牌檔食宵夜。放假期間，大家還經常一起旅行、郊遊。此外，報館還有合唱團、籃球隊、舞蹈隊等，讓同事們充實自己的業餘生活。我是舞蹈隊成員之一，每逢報慶、國慶，大家便會表演節目，為喜慶的節日增添歡樂的氛圍。

上世紀六十年代，工聯會籌建工人俱樂部需要資金支持，《大公報》舞蹈隊便與長城、鳳凰、新聯三大電影公司的當紅明星組成演出團，在全港各大戲院舉行義演進行籌款。我們在演出中表演的是「紅網舞」，需要八名成員同時舞動紅網。紅網長一丈半，寬四呎，由於演出人數多，舞台空間又十分有限，只要網線稍有觸碰，整個表演便會中斷。負責教舞蹈的李敏菁是同事李樹生的太太，她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我們每次練習結束後，雙腳都痛至無法入睡，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不過也正是她的嚴格要求，才讓《大公報》的「紅網舞」譽滿全港，不僅登上了娛樂戲院、利舞臺、普慶等港九著名大舞台，更是每場演出的壓軸節目，場場掌聲爆滿。

在《大公報》這個大家庭中，我也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我的先生曹驥雲與我同年加入《大公報》，他起初任職校對，後轉入要聞課，先後從事翻譯、編輯等職。我們在一九五七年結婚。一九九六年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輟，常去圖書館看書，為《大公報》撰寫評論文章。他過去也常常說：「報館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同仁愛報，上下親和。」我們也時常參加退休職工的聯誼會，和過去的同事們回顧那段年華。

《大公報》見證我從小姑娘步入耄耋之年，而我能陪伴它走過崢嶸歲月，見證香江滄海桑田的變化、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也着實與有榮焉。期待它繼續書寫下一個更加精彩的篇章！

《大公報》前要聞課外電翻譯、經濟課編輯

「米大蜘蛛廝抱定」

一九八七年電視劇《紅樓夢》第八回，元妃省親，點了《乞巧》《豪宴》《仙緣》《還魂》四折戲，暗示着賈府由盛而衰，最終黃粱一夢的結局。其中有書中未寫到，而導演特意安排的一筆，當小戲子齡官唱到崑曲



文化什錦

侯宇燕

《長生殿》《乞巧》一折的唱詞「米大蜘蛛廝抱定」時，王熙鳳忍不住嘆喏一笑，又忙捂住嘴，看是否有人聽見。

「米大蜘蛛廝抱定」是古語當中的一句，那麼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實際上，「米大蜘蛛廝抱定」指的是宮廷當中的奢華生活，一般用來描寫宮廷當中的夜夜景象，金廬當中冒出的煙雲繚繞，燭光相映。米粒大般的蜘蛛在網上開始入睡，金盤當中種着紅豆，銀瓶當中插着鮮花。

鳳姐聽到這一句，為什麼會笑，又為什麼會不好意思呢？有彈幕說這是因為她覺得齡官頗似林黛玉，所以會笑。但齡官此前已唱了許久，為何鳳姐在齡官出

場時不笑，偏偏在聽到這一句時會笑呢？我認為這正是編導的精妙之處。「米大蜘蛛廝抱定」，是指蜘蛛雌雄交合之意。旁人聽到這一句並無所謂，偏偏落到「善淫」的鳳姐耳中，就入了她的心，使她歡笑了。這是有原因的。《紅樓夢》第七回周瑞家的從梨香院出來，到鳳姐那兒送宮花，看見下人抬着洗澡大盆進去。這是幹什麼？是暗指賈璉與鳳姐在「白日宣淫」。在封建社會，這是相當負面的一件事情。而對恃寵而驕的鳳姐夫婦，這早已是家常便飯。這段描寫，兼第二十三回賈璉與鳳姐的褻昵言談，使一個「着意於風月」的鳳姐躍然紙上。後面鳳姐的女兒出天花，鳳姐按例讓賈璉搬出去住。書中說那賈璉是一天也離不了鳳姐的，更證此說。

由此短短一筆，就真可證當年《紅樓夢》的編、導、顧問等，抱着何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

同慶共樂

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近日，香港大街小巷都可見慶祝回歸的標語和廣告，到處洋溢着喜慶的氣氛。

中新社



市井萬象



英倫漫話

江恆

日前和友人聊起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比如英文常用的「dirty secret」和「guilty pleasure」等說法，就很難找到對應且貼切的中文詞彙，若按字面直譯，難免死板和生硬，若是追求文采，可能會偏離原意，另外還要兼顧好上下文和具體語境，實為不易。

這不禁讓我想起「心有猛虎，細嗅薔薇」這句經典譯文，它來自於英國詩人薩松的「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作為譯者的詩人余光中，寥寥幾筆，便將那俠骨柔情躍然紙上，足見其學貫中西的深厚功底。從中不難看出，好的翻譯不僅是字面的「信、達、雅」，更需要譯者的文學修養以及對對方語言文化的深刻領悟和積澱。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亦是如此，我在英國便遇到三位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們精通中西，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切換遊刃有餘。

其中一位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漢學家、荷蘭人米歇爾·霍克斯（Michel Hockx），中文名賀麥曉。二〇一五年我第一次拜訪他時，便驚嘆於他那近乎母語的中文水平，這一方面要歸功於他娶了個中國太太，但更主要的是他對中國文學近乎痴迷的熱愛，按他的話說，語言只是敲門磚，他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在精神上已融為一體。他舉例，自己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留學期間曾專門拜訪蕭乾，蕭老便有作家和翻譯家雙重身份，這兩者無疑相輔相成。

談到文學翻譯的經驗，賀麥曉認為熟悉中國文化背景比了解作品本身更加重要。他以詩歌為例，指對於一個外國人去理解中國文學，不但須看詩歌作品本身，還需要其他方面的幫助與輔助，比如時代和社會背景，這樣才能掌握全貌，譯出精髓。中國作家劉心武在《妙解紅樓》一書中曾提到賀麥曉在此方面的過人之處。

劉心武說，有一年他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演講，主題是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現場一百多個座位全部坐滿，還有二十多位來賓始終站着聽講，令他非常感動。但問題出現了，絕大多數金髮碧眼的聽眾不懂中文，對《紅樓夢》更是一無所知，如何翻譯十分棘手，比如一句「春夢隨雲散」的詩句，若沒有

天才譯者

相當的中文修養，做不到隨口道出英文而聽眾愕然。結果當天全有賴於賀麥曉那流暢而生動的翻譯，才讓演講收到很好效果。

劉心武也有感而發提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了解對方文化的重要性。他說，在中國，莎士比亞及他的主要劇作如《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都已進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們的常識範疇，在大學裏，即使是理工科的學生，如不知道莎翁或說不出至少一個莎劇劇名，也會遭到譏笑。但是反過來，在英國，曹雪芹和《紅樓夢》不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識範疇，就是大學裏的文科生，只要其專業不是中國古典文學，不知道曹雪芹和《紅樓夢》也是一樁無所謂的事。兩種文明裏旗鼓相當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卻不能獲得等量的效應，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另一位是擔任英國翻譯協會聯合主席的文學翻譯家尼基·哈曼（Nicky Harman），中文名韓斌。與普通的譯者有所不同，她本身就是專注於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家，近二十多年來譯過的中國作家包括賈平凹、嚴歌苓、蘇童等人，由於她的翻譯工作出色，更獲得了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設立的最高獎項——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儘管如此，她還是提到在翻譯中「換位思考」的重要性，這要求對中國風土人情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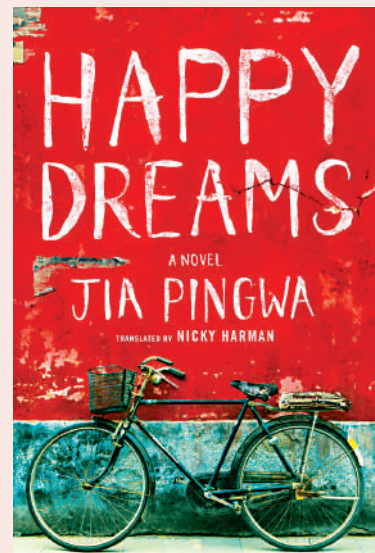
她以自己翻譯過的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為例，指出賈平凹在書中採用

了大量陝西方言，這時就不可以只追求流暢地閱讀理解小說，而是先要把書中的方言真正吃透，而翻譯出來的英文也必須通俗易懂，讀起來就像是農民工、拾荒者這種身份的人會說的語言，這樣才能說服讀者，達到翻譯的準確和傳神。她說自己為此專門花了大量時間來了解賈平凹出生和成長的陝西，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從而將作家生活的那片土地與小說中的故事深刻地連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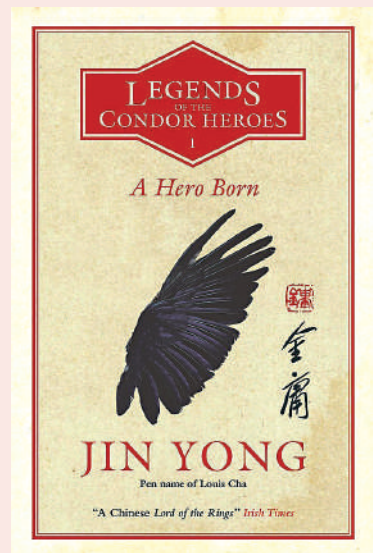
韓斌還提到她喜歡中國的武俠作品，比如金庸和古龍的小說，而這與我要說的第三位譯者、瑞典姑娘安娜·霍爾姆伍德（Anna Holmwood）有關，她中文名郝玉青，牛津大學畢業後因翻譯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而一炮而紅。

我們在倫敦初次見面時，她就直率地談起翻譯《射鵰》的感受，稱對武俠和江湖文化的理解比小說本身更加關鍵，因為很多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用語，西方人卻十分陌生，因此要使用他們熟悉的事物來替代，比如「鵬」的譯法上，採用「Condor」禿鷲好過「Eagle」鷹，讀來更有氣勢。把金庸的《射鵰》比喻為「中國版的《魔戒》」，西方讀者一下子就明白了小說帶有歷史與奇幻色彩。

人們常以「文化使者」來形容搭建語言橋樑的譯者，但我更喜歡韓斌本人的說法，她認為自己更像是「中間人」，熟悉兩邊文化且深得信任，這個角色讓她樂此不疲。



▲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的英譯本《Happy Dreams》由英國翻譯家 Nicky Harman 翻譯，金庸《射鵰英雄傳》由瑞典譯者 Anna Holmwood 翻譯為《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打磨

作家也有類似體驗。他最後成型、成功的作品，與初稿相比，主題、結構、情節乃至人物，都有較大變化。從內涵講，主題提升了，從語言講，精緻到無可挑剔。這個「打磨」的過程，通常要用幾個月，甚至幾年。巧的是小說創作技法中，確實有一個「打磨」的環節。一部作品若不反覆「打磨」，不但問世時無法吸引讀者，長遠裏更經不住時光考驗。

一位作家朋友，處女作問世就轟動文壇，都認為他是一匹黑馬，他說哪裏是什麼黑馬，都是辛苦「打磨」的結果。他說這篇小說寫成後屢投不中，只好不斷修改、反覆「打磨」，足足用了五年。五年都能寫出一部長篇了，他卻把心血用於這篇萬餘字的短篇。但心血沒白費，在「打磨」中，他的思想在提升、眼界在開闊，最為明顯的，因為反覆提煉語言，表達能力愈發嫺熟。因此，這篇小說從裏到外「晶瑩剔透」，就如同一塊石頭被打磨成了美玉。試想，如果這小說剛寫出就發表

了，他也就失去了這個「打磨」的機會。他又說，如果讓他再改兩年，還能會更好，「你永遠找不到最佳的表達方式。」所以，「打磨」是一件令人着迷卻又折磨人的事。

然而，不「打磨」無以成珍品。世上萬物都要「打磨」，包括人。中年人回憶青年時代，會笑當年幼稚，文化素質、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言談舉止、辦事能力等，都很低級、「粗糙」。經過時光「打磨」，人到中年已然成熟穩重、優雅得體，內有涵養，外有風度。但這也只是一個階段。晚年再去回首中年，你又會發現，中年的自己其實是個「半成品」，無論在別人眼中如何完美。

人的一生就如同一篇小說、一齣戲，不「打磨」不能成為「經典」。但也要明白，我們的確「永遠找不到最佳的表達方式」，力求完美，卻不得不面對瑕疵。這些瑕疵就像蚌殼裏的沙，使我們疼痛，但就是在這疼痛中，我們慶幸地發現，心裏已經磨出了一顆珍珠。



自由談

姚文冬

現在聽上世紀初的老唱片，感覺味道怪怪的，那時的京劇講究「實大聲洪」，唱高調門，韻味不足；唱腔也不「純淨」，因剛糅合了一些地方戲的元素，還沒「消化」好吧，聽上去都不像京劇。單從一個劇目、一個唱段來看，現已成為經典的戲、膾炙人口的唱段，與彼時比，也有鮮明的差異。好多戲迷都感覺，那時的京劇不如現在「好聽」。而京劇能成為現在的樣子，是一百多年來「打磨」的結果。

縮小到一位藝術家的角度，他的「私房戲」，幾乎每次演出都有變化，小到一個小腔，大到一個唱段，雖是細微變化，但前後對比，明顯精緻、合理了許多。即便它已臻於完美，在當下的演出中，仍在不斷革新中，就是說，「打磨」從未停止。